

篇名：猴

水聲，細瑣而斷續的水聲。越近車後輪，聲音越清楚。車尾有光。一塊帆布跨在樹梢和車尾上，下垂成幕。光從那裡透出來，有人影，伴隨水間歇滴落的聲音。帆布遮蓋效果有限。那是一個女人的影子。我知道那是維芬姐。

我不該站在這裡。

那確實就是一副女性的身體。在一片樹林裡，以克難的水量沐浴。但看著濃厚的影子，我只想到那過強的光，會引來大量的飛蛾。蛾群繞燈，被燈泡的高溫灼傷翅膀，落在柔軟的泥土與落葉上。落在她的身體上。身上的水反映強烈的燈光，群蛾目眩。

我不該站在這裡。即使沒有窺探。沒有監視。

這是一座佈滿鏡頭的樹林。濕黏，且炎熱。

我看著那塊帆布，還有那被虛擲的，水滴影子。

但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站在這裡而已。如此無辜，如此無為。那塊帆布以尼龍繩纏勒在樹梢上，另一部份則攤在車頂，以質量取勝。人類技術總是有非常粗糙而直覺的一面。她的腳踩在泥土上。她只有一塊帆布。

帆布只遮蓋了一面。

她防範此側的視線。因為露營車的門，只開一側。

我不該站在這裡。

轉身往回走時，我的腳踢中了甚麼。有東西倒在鬆軟的土上。

猴子。瞪圓眼睛的猴子。

我彎腰，手如撫摸般從頭順過背脊，再到尾巴，抱起整隻猴子。一具冰冷卻有彈性的軀體。

我把它抱回車上。

佐安看見我抱著 macaca 出現在車上，表情一時錯亂，然後靜靜打開車門離開。我不知道他在幹嘛。桌上的文件非常雜亂。不只桌上，全車都非常雜亂。低矮的麻將桌上，煙灰缸與電腦凌駕紙張，兩盒未拆封的菸壓在一個摩斯漢堡的透明塑膠杯下。塑膠杯裡，黃色的迴紋針彎成掛勾，勾起排列緊密的瘡孔。是蜂巢。杯底透出菸盒上的腐爛肺葉。很多書上長了黃斑。即使密閉，仍可感覺到車內逐漸潮濕。白蟻和衣魚可能藏在裡頭。牠們的活動不需等待。我等待記錄的機會時，牠們正啃著書頁，一口、一口。

生產知識的速度比不上文字消亡的速度，但在我們的文化意涵裡，那是愛書成癡。我想起小時候家裡殺過衣魚。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

我看著沉默的 macaca，macaca 也沉默看著我。燈光從它凸出的眼睛反射過來，燥熱感自眼眶蔓延，我吞下口水。

我們像兩尊神像一樣，不動。
我們互相監視。

窗戶成為鏡面，鏡面之外就是漆黑。不時可以聽見一些細瑣或空洞的聲音，刮磨敲打頭頂的金屬板面。也許車頂已積滿落果枯葉。也許很久沒下的大雨正以滴漏的方式延後發生。我後退幾步，拍照。用我自己的手機。手抖，猴面模糊。我再試一次。拖曳幻影的猴眼無辜望我。我決定改天再拍。

我拿出黑色筆記本，拉開固定外殼與內頁鬆緊帶，開始記錄。木柵附近淺山，未開發地區與次生林。動物園的 165 公頃就有 75 公頃是這樣的土地。研究地點與計畫，團隊與組織的資金來源與人脈。寫成完整的語句太耗時，字詞開始破碎。獼猴。脈絡。靈長類社會。文獻回顧。逐漸被遺忘的體質人類學者祖克爾曼，在上世紀初囚禁狒狒於狹窄獸欄。猴群中雌性極少。雄狒狒日日打鬥，近乎全滅。整年只有一隻小狒狒成功長大。他認為極端環境可以揭露猿猴社會的真實結構。

我們總是非常關心那人與非人的一切，窮盡詞語去描繪，最後又重新打散。從散漫的日記到正式田野筆記，再到民族誌。過於簡略的提示會變成新的謎語。觀察與記錄其實是一種監控的技術。是的，一切都是技術，謎語的創造與破解也是。

但我求的，也不過就是一篇可以交出去的記錄而已。一個證明我還能在這條路上持續走下去的研究。但我還沒告訴他們兩人，我要記錄他們。我要記錄整個研究。在面試研究助理時，我甚麼都沒說。

研究所的老師說，知情同意。這是基本倫理。

在醫院蹲點很久的老師說，一份研究他會發兩版，一版登醫學期刊給醫生們看，極盡溢美之詞。另一版投社會學。研究科學社群是有風險的事情，觀察與揭露都對可能讓科學大老覺得被挑釁。

我決定改天再記。
不急。

維芬姐走進來，正好看見我把筆記本塞回地上的背包。她用毛巾擦著頭髮上的水珠，身上已經換了新的衣服，但一樣是卡其色長褲長袖。她看著我的背包說，放在那裡，會髒。

她瞥了一眼 macaca。就只是瞥了一眼。

仿生學的巔峰與我們共處一室，也只是共處一室而已。

macaca。這是維芬姐取的代號，猴子的屬名。無限模仿生命的結果，便是失去創意。

※

其實我很好奇 macaca 要怎麼發音。重音其實透漏很多訊息，但解讀需要技術。維芬姐的發音近似瑪卡卡，佐安的版本聽起來像是麻咖卡。我決定加入維芬姐的陣營。複誦，瑪卡卡。瑪卡卡。

清晨，我們前往林地。被圍住的林地。

我跟維芬姐已經帶其他人設好邊界了，有十五隻猴子。佐安對我說，可能有點不人道。不過是改良型的，電起來不會太痛。

維芬姐不悅：那你去被電看看。

她說，已經十月了，繁殖期，但還是什麼動作也沒有。大概是被我們嚇到了吧。

佐安說，可以停一下嗎，我要放下。瑪卡卡。

他用力搔抓頸部，額頭，小腿。只有他穿短褲。在他下一次抬頭看著我們時，有一種發音被遺忘了。

我說，瑪卡卡，很花錢吧。我開始後悔選擇瑪卡卡。我應該沉默，觀察兩種發音的競爭，誰贏，又為何贏。職位。知識。性別。但沉默是不可能的，沒人能夠脫離過程。

維芬姐說，畢竟，瑪卡卡是主角。

佐安說，這是公司跟研究室的一場合作。

合作？

中國最近才把人腦發育基因植入十一隻獼猴體內。

就是瑪卡卡啊。佐安說，間諜猴子。

維芬姐說，這是新技術的實驗。我們不必知道正在被測試的技術是甚麼，公司的人知道。他們告訴我們如何測試，我們照做。

然後她指佐安說，公司的事情，問他比較準，畢竟他負責訓練瑪卡卡。佐安搖頭笑說，那是中國企業喔，你覺得他們有可能讓我知道嗎。

珍古德說他們在非洲像在搞殖民一樣，維芬姐喃喃道。

但她也說對中國充滿希望，覺得他們有在進步了。我說。
佐安說沒看過這則新聞。

我說是英文的。佐安翻白眼。
然後他問，什麼時候的新聞？

五年前，維芬姐說。

我們停在一片鐵網前。高大雙層，橫切樹林。

維芬姐問，切電了嗎？
佐安說，切了。

維芬姐戴上卡其色的鴨舌帽，又拿下，把垂過耳際的短髮上撥，再戴上帽子。有些頭髮已經白了。然後她走到鐵網前，拿出鑰匙，打開簡陋的門。構成門板的鐵網看起來隨時會剝離。

我們跟著懷抱瑪卡卡的佐安進門，姜主任把門鎖上。

我問維芬姐，圈禁不會影響研究結果嗎。我有稍微翻過壽山的研究，他們是觀察一整區裡的猴群。

哪一個研究？她問。

維芬姐原本要做的。

她聳肩說，我必須妥協。

鐵網的其他面藏在看不到的地方。網內沒有任何現成的路徑，落葉喬木緊接灌木。維芬姐抄起地上的樹枝，撥開前方的植物，一根斷了就再換一根。維芬姐的腳步明顯放輕。

其實挺重的，雖然很細，她說。

這樣撥的時候真的有看到什麼東西嗎，我問。

就是因為撥了，所以才不會看到啊。她說，不然如果撥了還是看到一隻蛇撲過來，不是很沒意義嗎。

我撿起樹枝，撥向前方的蕨類，卻被堅硬的甚麼抵住。

筆筒樹，維芬姐說，是幼苗。

我壓住筆筒樹的枝條，讓穿短褲的佐安成功跨越。他看起來很緊張。

維芬姐說，講不聽誼，跟我小孩一樣。以前帶出去爬山，都不穿長褲。

妳小孩應該不怎麼喜歡爬山，佐安說。

你沒帶長褲來嗎，我問。

他說，我不是被訓練到野地工作的啊。

我點頭。這是一句辯解。想必有人已經問過他，為甚麼一個到蚊蠅水蛭出沒地帶工作的人，會這麼沒常識。

維芬姐停下腳步，示意我們安靜。

眼前是一片岩石堆，不到一公尺的帶狀平地阻拒我們的樹叢。石堆挨著坡地向上，但岩石終究是岩石，坡地也只是微微隆起。它們也不會比樹更高了。在一堆灰色岩石上，站著一群應該是在曬太陽的獼猴。

其中幾隻抬起頭來。

佐安放下瑪卡卡，拿出遙控器。

間諜獼猴，爬向石堆。

維芬姐說，動作很流暢呢。

佐安說，而且不用換外皮。跟其他猴子沒有色差，很OK。

大部分猴子只是看了瑪卡卡一眼，或持續盯著它，沒有移動。但有三隻從岩石上爬下，停在石堆邊緣。

瑪卡卡停下。

維芬姐說，有些時候，我真的很懷疑各種技術到底已經到什麼程度了。例如瑪卡卡，牠演得實在太像了。

我不確定這算不算稱讚。

我看著佐安操控著遙控器的手。他持續隨瑪卡卡向前推進，已經在我們兩公尺遠處的樹叢間。

一切都是技術。演技也是一種。

獼猴是很聰明的動物，維芬姐說。牠們可能完全知道發生什麼事。

她說已經到交配期了，還是什麼事情也沒發生。團隊追著這群獼猴，意圖定位，但機警的母猴帶領群隊躲過一次又一次的圈禁。但一切都是技術，沒有事物能夠逃脫技術。

母猴？

維芬姐指著一隻曬太陽的獼猴說，那是帶著整群猴子跑來這裡的核心母猴。你沒學過，獼猴是母系社會嗎。

我不敢說，其實我翹掉了整學期的靈長類研究導論。我的理由是，萬般導論皆廢課。

我說，他們好安靜。

沒必要浪費體力吼叫。維芬姐說，我們是整個島上最吵的靈長類動物。雖然其實也就兩種而已。

瑪卡卡動了起來。不是普通的移動。是奔跑。

維芬姐打開對講機說，停下來。

瑪卡卡撞向石頭，三隻猴子一躍而下，包圍它。

瑪卡卡迅速站起來，雙腳站立，揮舞起雙手。我看見它的側臉，張開的嘴巴露出牙齒。連獠牙都仿製出來了。山寨大國仿製工藝太令人感動。

它一拳揮向前方的獼猴。獼猴煽了它一巴掌。瑪卡卡四腳著地。

維芬姐大喊，停下來。

猴子們看向這裡。

我與維芬姐蹲得更低。

我不清楚佐安的表情。但瑪卡卡的每個動作都像在洩憤。毫無理由地洩憤。

維芬姐說，你過分了。它會壞掉。

雖然是氣音，仍十分清楚、尖銳。

佐安說，妳擔心太多了。

維芬姐咬牙切齒地說，演好你的猴子。

維芬姐丟下對講機，在樹叢背後朝他走去。

她可能怕你毀了瑪卡卡，我對地上的對講機說。

有差嗎，她又不用負責。

嗯？

要負責的是我啊，我跟著機器來的。佐安說，她到底在發甚麼神經。而且幹，我演得很好啊。

看見維芬姐靠近，他開始讓瑪卡卡撤退。瑪卡卡的動作變得搖晃而不順暢。

維芬姐折回。

她打開工具箱，拿出一袋果菜後，走向佐安，把袋子交給他。

瑪卡卡爬向佐安，陽光灑在它背脊的毛髮上。

回來後維芬姐說，其實，已經算成功了。

嗯？

公猴們沒發現威嚇的對象，是機器啊。

瑪卡卡把整袋果菜拎起來，動作有點生硬。

維芬姐說，要多練習。

對講機傳來佐安的聲音，嗯。

整群猴子看著瑪卡卡捧著那袋果菜，左右搖晃，走向石堆。在岩石旁牠高高舉起袋子，然後傾斜。水果與葉片滾落。

我看著遠處的佐安。這是操縱，還是扮演？

三隻公猴站在近處監視著。佐安看起來有點緊張。瑪卡卡試著躍上岩石，失敗。落地聲傳來時，我清楚看見三隻公猴的頭歪了一下。那是嘲笑嗎，牠們還是站在那裡。佐安看了岩石一眼，低頭看著遙控器，又抬起頭。瑪卡卡躍上石頭。

瑪卡卡拿起一顆蘋果，將手伸長，高舉，在岩石上環繞一圈。像是在宣示它手上有一顆水果。

我突然覺得這幕好可悲。

躺在中央的獼猴打了哈欠。

三隻獼猴靠近瑪卡卡，看著地上的東西。

然後，牠們開始向上搬運。

瑪卡卡模仿著牠們的動作，拿起食物，向上跳躍，把食物放在中央的猴子附近。那是一群雌猴，維芬姐說。

瑪卡卡一次又一次向上搬運。將近搬完時，瑪卡卡停在岩石上，佐安走向我們。幹，他說，我覺得好現實喔。民以食為天，猴子也是。維芬姐說。

我說的不是這個。佐安說。
嗯？維芬姐看著他。

沒事。他說。算了。

瑪卡卡就只是站在那裡。
我們看著猴群用餐。

一隻猴子突然從另一頭的樹叢邊緣躍出，衝向瑪卡卡。
佐安跳起來。

但那隻猴子只是拿走了佐安身旁剩下的八分之一顆高麗菜，然後奔回樹叢中。

我們看著牠消失的地方。

維芬姐說，數一下，石頭上的猴子。我是說真的猴子。

佐安說，十四隻。

我也是。

維芬姐說，嗯。昨天記下來的有十五隻。

群外孤猴，她說。牠的處境跟瑪卡卡一樣。要進入群體，得有一些貢獻。

※

我討厭這種說法，佐安說。

維芬姐上車抽菸，沒理他。佐安討厭菸味。

我問哪部份。

他說，你沒看到我剛才多卑微嗎，拿著那袋東西，請求大家來吃？請求那一大群母猴來吃？

祖克爾曼的論調。以性來交換資源，陳腐的靈長類研究假設。在極窄的獸欄裡，用稀少的食物做出來的結論。

我說，不是你。是瑪卡卡啊。這只是研究的一部份。

他說，實在是太噁心了。

我說，你在不爽甚麼啊，你不過就只是幫公司做測試而已啊。而且之前維芬姐不是都提過了？

他瞪我。

我不懂這個人。

他坐下，把工具箱丟在一旁。

他說沒有想到，原來是這樣進行。難怪要花這麼長的時間，事先練習如何操作一隻猴子，然後把一群野生的猴子關在一起。結果竟然是來討好母猴。

討好母猴。

我說我突然意識到，原來，瑪卡卡是公的。

沒有啊，佐安說。瑪卡卡只是一台機器，沒有設計性別。

然後他又說，我討厭演猴子。

我說，你是在操縱猴子。這樣想就好吧。

他說，這些動作真的很沒意義。

我問，瑪卡卡是你設計的嗎。

佐安說怎麼可能。我又不懂獼猴。我只是負責測試而已。而且我成績那麼爛，被錄用都很勉強了，根本升不上去。公司不會讓我設計的。

瑪卡卡為什麼會被做出來呢，我問。

瑪卡卡只是初階版而已。他說。

嗯？

它還需要我操控。他說。

不用操控，不就變機器人了嗎。我說。

佐安笑說，你覺得它現在看起來像人嗎。猴子機器人？機器猴？

所以，為甚麼要製造瑪卡卡？我問。
你覺得呢。他問。

我說我不覺得這是被發明拿來觀察猴子的。

佐安眯眼說，你很敏銳。

我避開他的眼神。

他微笑。

希望早點結束。他說。還要拿食物去賄賂，真的太噁心了這群猴子。

賄賂？

他說，你就沒有過那種，得要拿什麼東西去換甚麼東西的時候嗎？

我聳肩說，我得想想。

很幸福，他說。

我苦笑。

長大以後我才發現很多東西都有跡可循，佐安說，我的意思是，在識字之後。也許我就是有病吧。我發現我媽的櫃子上有一本跟過動有關的書，藏在很裡面，好像故意不要讓我看到。但就是在那裡，即使被甚麼沒用過的電鍋或整箱茶葉遮住，它就是在那裡。我長得夠高的時候，就看到了。然後想，原來她懷疑過啊。原來她至少有懷疑過啊。

我點頭。樹林裡天色漸暗。

人際關係根本就是各種賄賂啊。佐安說。不受歡迎的時候就只能這樣。然後你說你沒辦法，大人一方面說要誠實做自己大家才會喜歡，又說要忍耐要怎樣怎樣。你不應該逃避，發脾氣不會讓你得到愛，你要控制你的情緒，知道嗎。根本矛盾啊。沒有邏輯。

我點頭，想起雙縛理論。死很久的學者貝特森認為，當孩童長期受到親人給予兩種矛盾的指令，精神會分裂。學術宣稱本必受挑戰，但有很多人信奉，家庭於是成為挖掘的目標，雙親擔起失能的責任與標籤。學者們進入家庭關係中，尋找重複的語言，重複的模式，在否定的語句之間尋找孩童困守的位置。無所適從。惶恐不安。

我應該要慶幸，佐安不是個分裂的人嗎。

我只能想像年幼的佐安拿著一袋糖果爬上樓梯，像瑪卡卡一般，雙手奉上的樣子。

佐安說，你有看到之前的新聞嗎，嘉義一個精神科主任的新聞。我沒印象。

他說過動是腦子的問題，就是要吃藥，用愛是沒屁用的。佐安說。沒屁用的。你知道，我說，這種說法有問題……你們也讀醫學嗎。他說。其他領域的文本，也是要讀的。我說。

文本，他複誦。然後冷哼一聲。

幾秒後他說，我這樣是不是沒用。怪東怪西的。

我沒回答。

然後他說，如果人類還跟猴子一樣，會殺小孩……

門開，維芬姐冷冷地說，所以，你們什麼時候要進來？

上車後，我們望著螢幕，十四隻猴子各自離散在附近的樹叢和岩石的縫隙。瑪卡卡的夜視能力意外頗佳，但不可避免地將畫面扭出弧度。整個螢幕被切成好幾個畫面，原來小小一片林地有這麼多鏡頭。

維芬姐指著螢幕的一角說，這隻。

我們看不出那隻猴子有哪裡不一樣。

這隻就是剛才的孤猴。她說。

佐安退到車的另一頭。他說菸味太重。我看著桌上蜂巢旁的菸灰缸。

很安份的猴子。她說。

牠是打架打輸被趕出來嗎，我問。

你好像說過，你有翻過壽山的研究？她問。

嗯。

壽山那邊的結論是，雖然會有打架行為，但沒很兇殘，也不是一定會打，維芬姐說。甚至沒有猴王爭霸的行為。國外做的靈長類研究，不能套到台灣來。

搞不好這裡的猴王特別凶啊。佐安遠遠地插嘴。維芬姐沒理他。

然後她說，我們來取名吧。

佐安說，又不是養寵物。

比較好認呀。維芬姐說，而且珍古德也會替黑猩猩取名。

十五隻猴子，十五個名字要記。佐安說。

我也不想記十五個名字。

我說，不然就幫那隻孤猴取個名字好了。至少感覺不會那麼可憐。

但是沒人想得出來名字。

我對維芬姐說，不是主任提議要取名的嗎。

她說，我沒有想到是要從那隻開始取，所以我準備的都是母猴的名字。男生名字的話，嗯，感覺沒辦法隨便取。畢竟是邊緣人。總不能取什麼獅子王裡的狒狒長老拉飛奇之類的名字吧。雖然拉飛奇也是獼猴亞科沒錯啦。

我想著瑪卡卡的臉，還有獅子王的拉飛奇。荒唐。

維芬姐突然說，不對。也不算不對，但拉飛奇是山魈，不是狒狒。不過還是獼猴亞科啦。

我低頭鍵入拉飛奇，想知道山魈是甚麼東西。然後想起這裡訊號很差，常沒網路。

佐安換上長褲披起外套，下車。帶著電腦。

維芬姐看著被重重關上的車門，然後說，我哪裡犯到他了嗎。
語氣不像問句。

然後她說，都是大學畢業的人了，唉。

隔天清晨我們在鐵網前遇到佐安，我們要開門時他問，食物有帶來嗎？
我點頭。

他說，今天我來就好。你們也得坐在螢幕前面寫記錄吧。

過了幾秒，維芬姐才點頭。

我把手上的果菜交給他，然後再給他兩個便利商店麵包。
我一餐吃不了那麼多，他說。

是兩餐。維芬姐說。

佐安一臉鄙夷地看著麵包說，我寧願回去煮泡麵。

維芬姐緊盯著螢幕。她的菸仍在飄散。我背對著她，打開筆記本。筆在封面的硬殼上敲打出聲音，空寂呆板的聲音。配上菸的氣味，還有繚繞。露營車城為封閉的荒山神廟，監看猴群的神廟。我們是猴子的神。

甚至，我們也監控著鐵網內的人。
監控總是互相的。

維芬姐站起來伸懶腰，我警覺地闔上筆記本。
也許現在我不該浪費時間發呆，記錄的時間很寶貴。

但有時就是會忘記到底該記錄甚麼，回想與爬梳總是耗時。而且記錄總是伴隨風險。

一個在愛爾蘭農村進行研究的學者有著難記的姓氏，薛珀休絲。像許多同儕一樣，她到處跑，曾在貧困的巴西東北部研究母親的育嬰與棄嬰。在愛爾蘭的農村，她被憤怒的村民驅逐。她說村裡的人為了養老，會特意羞辱一個家中的孩子。她套用貝特森的說法，指出無論表現堅強或軟弱，只能得到羞辱。怎麼選都不會是對的，怎麼選都是束縛。最後，必小孩須毫無成就地留在父母的農場，一生不被認可為成人，永遠是孩子。長期的矛盾造就思覺失調與自殺。觀察總得深掘，所有現象指向人性的無底深淵。但她挖太深了。太深，惹怒了被觀察者。

維芬姐說，你有在寫日記？

我回頭看她。她從螢幕前微微站起，前傾。

我想了一下後說，對。

這不算在說謊。

我以前也會叫我小孩寫日記，維芬姐說。
我抄下這句話。很潦草。

現在去對岸了。她說。

去讀書嗎？

對，這個暑假沒回來。維芬姐說，他讀化工。

我問是要留在那裡做實驗嗎。維芬姐說才大二，怎麼可能。

她說，聽說學期中，教授在黑板上些了大家的座號，畫了條線說，線以右的，自己來找我。不要等我去找你。

反正現在很遠，我也管不到了。她說。也不知道是真的留在那裡拚，還是只是不想回來。我管不到了。

然後她指著桌上的蜂窩說，這是他小時候撿的，我幫他留到現在。那時候我還以為，他長大也會念跟這些有關的。

我看著那蜂巢的切片。洞穴緊密排列，無數的蜜蜂曾經擠在這樣的空間裡。社會性動物的社會

壓力。互相監視的壓力。

你爸媽有反对你讀這系嗎，維芬姐問。

沒有。我說。

她沉默。

我好像終止了她的話題，她的找尋。

但找到又如何呢。我們總在發明自己以為的答案。

然後她說，唉，你們跟我們不一樣，不是我們那個年代的考試機器了。

我說沒有，我們只是換個方式考而已。還是要考，一直考。

但也許重點是，我們都不是機器。

過了一陣子她說，我不知道，我很尊重他啊。我有管太多嗎，我覺得我兒子留在那裡，只是因為不想回來。我知道你們學科的訓練很能看到我們沒看到的問題。不過你有辦法回答像這樣的問題嗎。

我說這種事情沒這麼容易，要靠大量的訪談，全方位的訪談，對每一個家族成員的訪談。一切都是技術，田野的技術。

她說，我只是不懂，為甚麼他寧可去一個監控那麼嚴重的地方，也不要回來呢。我是有比中共嚴苛嗎。

看見我仍在寫字，維芬姐問，你該不會在寫我吧。

我說不是。

她看我，然後又看向螢幕。

也許我不該答應的。她說。

不該答應什麼？

幫忙測試瑪卡卡，來換錢。她說，我們騙了牠們。我們在玩弄牠們的感情跟生態。我們根本就不該加入牠們的。

我點頭。

維芬姐突然站起來。然後說，他到底在幹嘛。我走近螢幕。監視器影像的顏色總是會失真，而且模糊。

在某格畫面的中央，一隻猴子高高舉起尾巴，靜止不動。動作不協調到看起來像是被一隻巨大的手掌握住尾巴，向上托起。

巨大的手掌。神的手掌。

佐安讓瑪卡卡維持這樣的姿勢，生硬地跨到另一塊岩石上。

畫面一片靜寂。

然後像是要回應這張狂的舉動，三隻雄猴也翹起了尾巴，整群在岩石上曬太陽的猴子開始騷動。畫面無聲，但在跳躍與抓爬中，存在那些細瑣而尖銳的聲音，屬於真的猴子的聲音。

一隻剛進食完畢的猴子也舉起尾巴，高舉臀部。

那也是雄猴嗎，我問。

維芬姐沒有回答。她的手按在對講機上，手指停在開關上。

她看起來很不解，一時之間無法反映。一個她不認可的動作，產生了她想要的結果。她認為正常的結果。

她說，這個動作，叫做邀寵。

然後她說。終於。牠們的交配期要開始了。

佐安回來時看起來很餓，泡了三碗泡麵。他的臉上有擦傷。他拒絕維芬姐的護理，隨便黏上OK繃。

他說，那隻猴子，那隻群外孤猴，搶了他的麵包。

然後抓你臉？我問。

不是。他說。我爬樹跌下來。

然後他猛抓額頭說，幹。在樹上還被蚊子叮。

傍晚，我和維芬姐進入鐵網巡查。

她喃喃道，正常人會這樣跟猴子拚了嗎，為了一個麵包，去爬樹？

她又說，小時候也被獼猴搶過，在柴山。一頂帽子。有拿回來嗎？

有。維芬姐說，用麵包換回來的，我就是說這個。但剛才在車裡面說，他大概會暴怒。

岩石上已經不剩幾隻猴子。岩縫間好像有些動靜。

是要睡了嗎，我問。

可能，維芬姐說。畢竟牠們睡得比人還久。

我點頭。身為人類，感到羨慕。

於是人類做出五隻失眠的獼猴，今年一月，在中國。

我們繞著岩石與灌木的邊界前進。

我問維芬姐，我們在找什麼。

她說，那隻猴子不太可能在石堆睡覺。那裡是猴群的地盤。所以牠應該在比較外圍的地方，但應該也不會離太遠。我只是賭賭看而已。能近距離觀察群外孤猴，這是一個好機會。

為甚麼選在傍晚？

維芬姐說，也許牠要睡了。

我看見她的手上拿著一袋食物。

我們繞到岩石堆的另一頭。岩石依傍的斜坡過了高峰以後，接著另一個更陡峭的斜坡。仍然沒看到其它幾面鐵網。鐵網之內，是很廣的範圍。

地上有血。

維芬姐停下來。

對講機。我說，要不要讓佐安調畫面……

維芬姐說，安靜。

我們持續前進，沿著血滴的軌跡。

前方的矮樹上，一隻獼猴背對我們，尾巴翹起，露出紅色的臀部。

我們在後頭，偷偷看著那隻猴子，安靜滴血。

※

天暗得非常快。走回去的路上維芬姐說，繁殖季，雌猴的經血流得比較多，就可能會在地上留下血跡。我知道她沒把話說完。那是一種超越物種且串起時空的某種共鳴，那種安靜、孤獨的血流。快被遺忘於上世紀初的祖克爾曼說，月經代表雌性靈長類對性的恆常接受性，且等待被支配。那種安靜、孤獨的血流，祖克爾曼不會懂。對那些沒經歷過的人，她們無話可說。

車上，佐安還在吃泡麵。

他問我們去幹嘛。

我聳肩。

我們各自吃了泡麵。

佐安說這樣看起來，我們吃得比畜生還差諒。

維芬姐的表情沉下來，還是不說話。

吃完麵後，她下車。

她沒帶菸諒，佐安說。

嗯。

怪，他說。

我說少抽一點也好吧。

我從背包中拿出筆記本，開始寫。

佐安說，車上的菸味，還是好重。

你可以下車啊。我說。

他聳肩，站起來裝水。他的眼睛瞥向我的筆記本，然後說，原來你有寫日記的習慣啊。

我也聳肩。

知情同意。所有研究者都該遵守的基本倫理。現在的狀況是不知情。大概。

在發表之前，所有事情都能轉圜，好像甚麼過失也沒有。就只是靜靜觀看而已，不被旁人知道

的，刻意的觀看。什麼秘密也沒有洩漏的，刻意的觀看。

監視本來就是互相的。

我拿著筆記本下車。

我聽見水聲。細瑣而斷續的水聲。

越靠近車的後輪，聲音越清楚。

車尾有光。

有維芬姐的影子。

我不該站在這裡。

轉身，我的腳踢中了甚麼。有東西倒在鬆軟的土上。

是瑪卡卡。

應該說，又是瑪卡卡。

它瞪圓眼睛。

然後我才想起佐安回來時，瑪卡卡不在。我們去鐵網內時，也沒看到它。

我抱起瑪卡卡。又一次。

當我抱著沾滿泥土的瑪卡卡走進車裡時，佐安只看了我一眼，然後說，記得充電。

我以為他會要辯解什麼。

他低頭看著自己的電腦說，對，沒有關機。

我瞪著他。

佐安嘴角揚起，看著我的臉。

不只今天而已，佐安說。前天也是。

嗯？

前天你在瑪卡卡前面寫了什麼，瑪卡卡都有看到。佐安說，我都有看到。

嗯。

我是公司派來的技工。佐安說。

嗯。

全車靜默。

原來車尾的水聲，如此明顯。

※

我抱著瑪卡卡，走在拿著手電筒的佐安前面。

好像抱著一尊神明，在夜裡行走。

這是一座安靜的樹林。

我看著光映照著我的影子。只有我的影子。光與影不時搖晃。每一次搖晃我都有回頭的衝動，或往前狂奔的衝動。

我想起我的筆記本。

我想起馬凌諾斯基，在大洋洲完成一本又一本著作，民族誌賣到變暢銷書。死後他的筆記本被出版，大師形象崩毀。人們被他的自我淹沒。那些矛盾。那些憤恨。想著這些事情，我覺得自己冷靜許多。我的筆記本與馬凌諾斯基的筆記本，這聯想很自大，很滑稽。

也許這終究是一個行不通的題目，行不通的場域。也許我應該去蹲精神病院，醫療人類學的東西好像很有趣。聽說難度之高，國內似乎已經沒有學士班開醫療人類學了。就算有開，大概也在消失的路上。也許我學術生涯的希望，也在消失的路上。

也許我也在消失的路上。

我開始注意到樹林其實有蟋蟀的聲音。還有各種無法辨識的聲音，不需要被辨識的聲音。

佐安突然說，你有聞到嗎？

我沒有回答，我不知道該不該回答。附近只有泥土與葉片的氣味，伴隨某種濕黏的、野外的氣味。

佐安說，你不是有靠近嗎，那塊帆布幕。

我說，對。

那你有聞到嗎？

聞到什麼？

佐安說，算了。沒事。

過了幾秒他又說，但我有聞到。

嗯？

馬鞭草的味道。他說，你知道馬鞭草嗎，那種涼涼的、有點甜的味道。

我說，嗯。

我沒告訴他，這形容很爛。

那讓我想起來小時候的夏天。他說。

我勉強擠出一句，你們家種馬鞭草嗎。

沒有。佐安說，我們家太小，陽台放不下。

我點頭。

因為家太小，所以我媽出來的時候，全家都聞得到。佐安說。我想她們用的是同一種。嗯。

你是不是想說，這不是理由。佐安問。

我不知道該說甚麼，但又知道必須說些甚麼，立刻。

你知道，如果人類還像猴子一樣會殺嬰兒，我真的希望小時候就被殺掉，佐安說。我只是浪費資源的廢物而已。

台灣獼猴沒有這種行為。我說。

你又知道了？

我來之前有讀壽山研究，之前講過了。我說。

結果你還被維芬姐噲沒念過靈長類研究導論，佐安說。

然後他又繼續說：你知道，浴室關了很久，然後突然打開，馬鞭草的味道在整個家裡面飄散。打開的那一瞬間就湧出來的味道，突然被釋放的味道……

我不敢問他更多。

但他問我，你知道那種感覺嗎。

我用力地想，抓著瑪卡卡的手加重力道。

我想著封閉與釋放。

然後我說，有。

嗯？

我說，在我家的書房。有天回家看見書房門口遮了一張很大的白色硬紙板，黏在門框上，黏得很緊，毫無縫隙。

你爸在家裡呼麻嗎，佐安說。

沒有。

好吧，好無聊的家。佐安說，我爸會。然後馬鞭草的味道就會散掉。

我不知道是否應該繼續認真跟佐安談他的爸爸。

我只好說，對啊，我們家，很無聊。我也是一個無聊的人。

然後我說，隔天，那張紙板被拆下來了。在我面前，被拆下來。

然後呢？

那天地板上出現很多隻衣魚，也有一些躺在櫃子底下。就算還能動，也跑得不快。一隻又一隻衣魚，有的身體很灰，有的整隻是銀白色。我把它們一隻又一隻集中起來，排在一個紙盒裡。衣魚的身體很軟，銀白衣魚甚至不會讓你覺得那是隻蟲，一隻噁爛的蟲，當然軟的部分還是很噁心，但衣魚本來就不太像蟲。

我想起高中時有次幫國文老師搬考卷，裡頭爬出一隻衣魚。
老師當場脫口而出，是蠹蟲呢。

佐安問，所以呢。

我說，我把它們一隻一隻排起來，看著牠們所有不同的地方。我把手邊的昆蟲圖鑑拿出來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圖片。我拿著一張又一張不是衣魚的圖，對著盒子裡的衣魚，然後覺得，果然衣魚還是種昆蟲啊。那時候我以為自己是個很有觀察力的人，也許會成為昆蟲學家。

後來我還是一直以為自己是很有觀察力的人，很願意觀察的人，很有耐心的人。因為那盒子裡面的一隻又一隻衣魚，讓我這樣相信。

結果最後，我研究人類。

沉默前行數公尺，佐安問，所以紙門撕下來的時候，你聞到甚麼？

現在我只聞到樹林的溼氣。
但我需要一種氣味。

馬鞭草。

大概是說謊的緣故，我覺得自己聲音乾涸。

我又大聲說了一遍，馬鞭草。

他沒說話。

我好像聽到他滿意地微笑。

※

鎖上鐵網的門時，佐安說，昨天晚上，瑪卡卡確實還留在鐵網裡。

我點頭，他沒有反應。

於是我大聲地說，是。

你知道我發現甚麼嗎？佐安問。

嗯？

佐安說，那隻猴子，不會睡呢。
他又說：我要揍扁牠。

他命令我把瑪卡卡放到地上。然後他用手電筒照向四周，掃向遠方，掠過岩石堆。

對講機傳來維芬姐的聲音，大吼，你們在幹嘛。

扮演猴子，佐安說，懲罰猴子。

然後他把對講機關掉。

他把手電筒交給我，然後蹲下，掏出遙控器。

瑪卡卡開始走動。

我們跟著它，沿著林地與岩石的邊緣行走。

瑪卡卡爬上一棵樹。

佐安要我用手電筒照亮瑪卡卡。

看著瑪卡卡身手矯健地向上爬，我還是不敢問他，瑪卡卡到底為何而存在。我想著比瑪卡卡更強悍睿智的瑪卡卡，在島上的林地穿梭。這次它們不需要討好猴群，不需要賄賂。它們散在島上各個植有樹木的地方，尋找隱藏的營地與設施。

強光照亮樹洞，刺痛洞裡獼猴的眼睛。牠畏光，瑟縮，直到我將手電筒稍微移開。

這是一顆壯碩的樹，有寬大的樹洞。

光影間，我看到瑪卡卡張大嘴巴，露出牙齒。逼近猴子。

兩隻猴子扭打起來。

我想著維芬姐在做甚麼。也許她正在趕來的路上，對於現在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。也許她正看著螢幕，在露營車裡當一個神明。

兩隻猴子摔到我們腳邊，我們後退，用光照亮它們。瑪卡卡的皮有些剝落，孤猴則開始流血。牠重新爬上樹幹，瑪卡卡追上。

瑪卡卡持續逼近。

孤猴翹起尾巴。

在孤猴的尖銳吼叫聲中，兩隻猴子纏入樹洞，又爬回粗壯的樹枝上。我知道佐安是不會停的。

他正奮力扮演瑪卡卡。

孤猴在喘氣。

牠奮力一躍，撲向瑪卡卡。

我聽見佐安快速觸碰遙控器的聲音，各種滑桿與按鈕的聲音。但猴子們已經沒有任何聲音了，手電筒的光停在牠們身上。任憑瑪卡卡再如何抓咬掙扎，孤猴仍緊壓著它，規律上下起伏，搖動，脖頸上昂。寂寞忍耐多時，宣洩必將失速。

佐安的呼吸越來越急促。

我們靜靜監視這一切，在模糊光影中。

直到聽見甚麼落到腳邊的聲音，都沒有移動。